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丛/书

太玄校注

TAI XUAN JIAO ZHU

刘韶军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晓明

封面设计:蔡跃华

责任校对:张 钟

定价:12.00 元

ISBN 7-5622-1581-2



9 787562 215813 >

太玄校注

刘韶军 著

BBDJ2/04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玄校注/刘韶军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6.

ISBN 7-5622-1581-2

I. 太…

I. 刘…

Ⅱ. 古籍整理—太玄—校注

IV. B.223

太玄校注

◎ 刘韶军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邮编:43007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李晓明

封面设计:蔡跃华

责任校对:张 钟

督 印:方汉江

开本:1/32 850×1168

印张:10 字数:263千字

版次: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1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杨雄，西汉思想家、文学家，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卒于王莽天凤五年，即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著作有《太玄》、《法言》、《方言》及若干辞赋，本书即对《太玄》的校勘注释。

据《汉书·杨雄传》，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又云“处岷山之阳曰郫”，则雄实为郫县人。杨雄的姓是杨还是扬，历来争论不少，本书从王念孙之见，一律作杨，详论见《太玄大戴礼研究》（刘韶军、谢贵安合著，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杨雄写作《太玄》一书，有其必然的原因。这可从其家世传统、人生经历、个人性格等主观方面看出。

杨雄的祖先为周代的贵族，在黄河、汾河之间食有采邑，到周王朝衰弱时，也号称杨侯。战国时受到晋国六卿的逼迫，其家逃于楚国巫山地区。楚汉相争时，又为避战乱而溯江而上，移居巴郡的江州。汉武帝元鼎年间，其家为避仇又溯江而上，移居蜀郡的郫县。由此可见，杨雄家族对于战乱险难仇祸，一向采取避让态度，几百年来，乃至形成其家族的思想传统：不与人争，主动避让。这与《太玄》“故君子内正而外驯，每以下人，是以动得福而亡祸也”的思想，一脉相承。这种避祸全身以为福的思想正是《太玄》的基本内容之一。

从杨雄的个人性格看，亦与其家族传统和《太玄》思想相合。《汉书·杨雄传》称他：“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

修廉隅以微名当世。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可见杨雄性格的特征是孤寂内向，淡泊名利，好学深思。这种性格决定了杨雄必然走深思著《玄》以自守的道路，决定了《太玄》必然以君子修德自善，避祸全身为主旨。

杨雄的人生态度，亦由其家世传统和个人性格所决定。杨雄的人生态度，在对待屈原的沉江问题上表现出来。《杨雄传》云：“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表示不赞成屈原的投江自杀。提出得时则行、不得时则缩的人生方针。这与其晚年《解嘲》、《解难》、《太玄》中的思想完全一致，表明杨雄一生皆以此种态度步履人生。杨雄的《反离骚》一文，反复说明了他对屈原自杀的看法，如谓：“灵修既信椒、兰之喽佞兮，吾累忽焉而不早睹？”批评屈原不能识微知机，洞悉时势之变，以致遇变遭祸而无思想准备。又说：“知众嫫之嫉妒兮，何必颺累之蛾眉？”批评屈原不能适时藏善弋光以保护自己。又云：“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指出圣哲不遭乃固有现象，对此仅以忧怨，亦不可使昏君悟改而使圣哲命运有所改变。又说：“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濊！”说明时势可以变化，遇祸险时应坚韧挺住，岂可以一时之难忧而自尽？所以杨雄认为屈原自杀是“弃由、聃之所珍兮，蹇彭咸之所遗”，诚不足取。杨雄从屈原的遭遇及命运，联系到历史上更多圣哲的遭遇与命运，做出了与屈原不同的判断与选择，表明杨雄与屈原思想倾向的不同。杨雄在其青年时期的作品《反离骚》中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在经过更长的人生经历之后，到晚年终于融合进《太玄》一书。《反离骚》中的语句及思想，在《太玄》中尽可找到更详尽明白的表述。由此可知杨雄一生思想的轨迹。

杨雄之所以做出与屈原不同的判断与选择，一是由于其家世

传统与环境及其个人性格，二是由于他对旧有文化的学习以道家为主。杨雄出身平民，有退避全身传统，性格淡泊，屈原则出身贵族，一直受到重用，属于事功型性格，一旦受挫遭祸，则承受不起。杨雄所接受的文化，是广博的，他“博览无所不见”，“非圣哲之书不好”，这种思想文化的博览，自可开拓恢人的胸怀。杨雄又曾到成都师从严遵（即庄遵）学习。严遵的人生态度与治学倾向，深深影响了杨雄。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严遵修身自保，不出仕做官，以卜筮为业，得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簾而授《老子》。又依老、庄之指著书十余万言。可知严遵乃道家思想一派中人。杨雄从之学习，必亦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他在《法言·问明》篇中说：“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可知杨雄极为赞赏严遵的人生态度和节操，认为这是居难为的，是常人难以做到，唯圣哲君子可以实践的。这样他所学的道家文化与庄遵实际履行的道家风范融合为理论与实践的强力，决定性地铸定了杨雄的思想品格及人生态度。他到晚年写《太玄》，即是对道家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三世不徙官，自甘寂寞以校书天禄阁，则是老子、严遵之类道家贤哲生活实践的继续和重现。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杨雄及其《太玄》，才可深通其心。

杨雄直到41岁，才离乡出游京师。在此之前，则是读书学习，属于《太玄》所谓思的阶段。思有所成，德有所成，才至京师，欲以所学经世致用。他到京师后，汉成帝召他待诏承明之庭。其后他连续写作《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就事论理，讽劝成帝。杨雄知己尚人微言轻，不能大行，如公卿大夫之抗辞直谏，故只能采取辞赋讽劝的方法。他认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宏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甘泉》四赋，皆针对成帝所行，随时奏上，希望以宏侈丽辞打动帝心，其中暗寓警劝之意，使帝觉悟，以谨慎治国。甘泉宫原为秦代离宫，既已秦奢，汉武帝时又重加增建，愈见宏

伟，远“非木摩而不彫，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盘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桮椽三等之制也”。但这不是成帝所为，故杨雄感到“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因此“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党鬼神可也。”喻非人皇所宜居。又“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虚妃，以微戒斋肃之事”，希望提请成帝明白过分奢侈铺张非古代圣王节俭从政之制，亦不合乎祭祀天地之意，庶几有所收敛以谨慎其事。杨雄的讽劝十分含蓄委婉，目的在于提醒帝王保持警觉谨慎，以便“辉光眩耀隆其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其中的思想乃是物极则反，盛极必衰，正是《老子》之旨。而委婉讽劝，亦反映他不露锋芒，保身避祸之倾向。

在《河东赋》中，杨雄则因成帝游历介山、安邑、龙门、盐池，历观西岳古迹，追慕古人遗事而生“思唐虞之风”时，抓住机会，劝以“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之意，希望成帝能由思慕古人而吸收历史经验教训，从自己做起，有所作为。他在赋中说：“扶五帝之遐迹兮，蹶三皇之高踪。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告知成帝先王盛迹非高不可攀，只要肯亲身实行，绝无路远不能从之理。之后所作《校猎赋》，又以先王的得失是非，讽谕成帝羽猎之时，不宜追求“游观侈靡，穷妙极丽”，“尚泰奢，丽夸诩”，而要遵守“尧舜成汤文武三驱之意”，体恤民疾，崇尚道德礼义及君臣之节和圣王之业。提出要“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这比之《甘泉》《河东》二赋，已渐有具体指导之意。

元延三年秋，成帝为向胡人夸耀，大规模驱动农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进行庞大范围的围猎，使农民误了农时不得收获。杨雄又作《长杨赋》以讽，借子墨客之口指出：“圣主之养民也，仁霑而恩洽，动不为身”，一切行动都要为了养民这个目的，而不能为自身之“穷览极观”，“娱乐之游”，“颇扰于农民”，此皆有失田猎原意，“本非人主之急务”。最后归纳为一

条：“人君以玄默为神，淡泊为德”。此乃他中年四赋的根本性总结，既是早年老庄思想之发挥应用，又是晚年《太玄》思想之先声。

中年四赋之讽劝，势不能犯颜直谏，故多说反话，表面极颂其盛，实则委婉警告，冀帝醒悟。如《长杨赋》借子墨客之口直接指责，仍由翰林主人正面回复，言明田猎习武之必要，及帝王所以田猎之原意。所言皆帝王应当做的，而实际正是成帝未做到的。所言非所欲者，其实正是成帝所做所为的。更于其中提出警告：“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其意全与《太玄》相同。可知杨雄自青年经中年到老年，思想一脉相承，而《太玄》则是一生思考之总结而已。

但事实是杨雄的辞赋讽劝并不起作用。初上《甘泉赋》，成帝“异焉”而已，后之三赋更异也不异，非但依然故我，而且愈演愈烈，如此朽木岂可雕耶？杨雄遂反省而知，虽辞赋宏文丽辞人不能加，然览者“但得浮华而无益于讽谏也”（颜师古语）。复联想前人经验，“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风，帝反缥缈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虽不再写赋，但思考并未停止，于是转变以模仿《周易》的《太玄》形式表述其思想，不求世人所好，唯俟知音之在后。由早年《反离骚》，到中年《甘泉》四赋，再到晚年《太玄》，思想一脉相承，思考贯串一生，形式有所变化，最后终于走到圣哲之书的境界；这就是杨雄一生好学深思的过程及结果。研读《太玄》，必须理清这条线索，以见源流。

二

杨雄于成帝元延三年秋上《长杨赋》后，就认识到赋劝而不止而辍不复为了，此后三年及哀帝在位六年期间，乃杨雄总结、深思、构思、起草《太玄》的阶段。

杨雄早年以《反离骚》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保身顺时，顽强生存。中年时以四赋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节俭勿奢，玄默淡泊。此其人生观之发挥，人生、政治二观，其精髓固无差别。晚年则以《太玄》一书，专门集中完整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天地人根本大道的哲学观，及由此哲学决定和引发的关于人生、政治、社会、历史、学术的诸种思想，构成自成一家的完整体系。其深思之结晶聚于《太玄》，深思的归结点仍是指导个人的人生，与早年所思终始相合。《太玄》之后，又作《法言》，乃应付时人之作，而《太玄》乃为圣哲知音所作，二者份量在杨雄心中，本自不同。唯世人难艰而好易，故治《法言》者众，理《太玄》者稀，岂杨雄之知音哉？

为表述《太玄》的重要及答复世人的讥嘲诘难，杨雄又写了《解嘲》《解难》二文。

《解嘲》言人生之变幻，一切贫富贵贱祸福安危盛衰兴亡皆变换不居，如何对待这种客观现实，杨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同时表达了对于世人羡慕不已的富贵权势之蔑视。这种蔑视不是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空话大言，乃是基于对人生世事深刻认识之上的必然结论。文中表达了杨雄与众不同的追求与理想，同样基于上述深刻认识的真知灼见。《解嘲》的思想与早年的顺时全身、中年的玄默淡泊一脉相承。

《解嘲》言俗人以为士“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圭，僇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杨雄则认为“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族也”。俗人只知目前的盛福，不知盛福必将走向反面，衰祸将至。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多藏厚亡，盛福之后，其祸也大。知此种机变，便不羡慕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今天“当途”而“高人其云”，殊不知将“失路”而“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而“夕失势则为匹夫”。转化既速，反差亦大，时势所运，一切圣哲庸夫皆无力改变，惟有清醒与蒙昏之别。清醒者审时度势，顺之而已。蒙昏者贪求物利，

不知祸之将至，殃及子孙。这种转化都是至极而反，不到极盛极贵就不会走向衰亡败落。所谓“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位极者宗危”。因此，贤哲的态度是“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爱清爱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玄默清静，就是应对万变之人生的原则：“世异事变，人道不殊。”

反过来讲，由衰弱祸难之中亦能转化为盛强福安，亦是至极而反。历观范雎、蔡泽、蒯敬、叔孙通、萧何诸人的行迹，可知其动而有所为须有得当得时得宜的条件，此亦顺时而动之义。如何认清现世时势，及时适当行动，是贤哲与俗人的区别之处。处于同样的现世时势中，只有少数有德有才的贤人君子能及时而动，动而得宜，能改变自身的境遇。杨雄总结为：“唯其人之贍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此即早年所言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之义，亦《太玄》所言“君子修德以俟时，不先时而起，不后时而缩，动止徽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杨雄明乎此理，故知时之不遇，不可强为，而“默然独守吾《太玄》”，完成认知天地人根本大道的重要工作。

《太玄》既成，又不得世俗理解，故杨雄又撰《解难》以述其意。他认为《太玄》之书本非为世俗所写，不是期乎合众俗之口，所谓“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谥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对众俗只可给以下里巴人，不能享以阳春白雪，所谓“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施《咸池》，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这是因为《太玄》之书乃探讨天地人根本大道，其理玄妙，其辞幽奥，非世俗所爱好所能学者。所谓“若夫罔言崇议，幽微之途，盖难与览者同也。”与此类似者，如《易》亦是如此：“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

人之辞，乃金乃玉，彼岂好为艰深哉？势不得已也！”故“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稀”，“俟知音之在后也。”

明乎《解嘲》《解难》之意，始可通乎《太玄》之意，得杨雄之心。后之人亦多以《法言》为务，置《太玄》不顾，一是不明杨雄本心，二是难《太玄》之辞，故多不能理解杨雄其人。

三

《太玄》一书，内容深奥而丰富，以探讨天地人根本大道为宗旨，以遍切人事行为准则为依归，既高远，又切近，是抽象玄理与具体行事原则的适切结合。

在思想渊源上，《太玄》博览综取，吸收了《周易》顺时、《老子》清静、孔子尚中的思想，又融合了阴阳、五行、律历等思想内容。在吸取综合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挥，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

《周易》以阴阳变化为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老子》以道为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阴阳为二，对立变化，道为一，衍生万物。《太玄》以玄为一，以阴阳为二，以天地人为三。玄为根本大道，阴阳二气则为第二层次的动力，天地人为自然世界之三分，既各有其道，又受一玄和阴阳二气及其规律的制约。由一而二而三，再至万物，组成世界整体模式。《老子》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即《太玄》模式的思想源流之一。但《老子》不讲阴阳及其与道的关系，也未细言一至万物的原理及过程。《周易》由太极而两仪而四象而八卦，是二分法，不讲三分。《太玄》由一至二至三至万物之衍生制约体系，是综合《周易》与《老子》的新发展。此外《太玄》的由一而三而九而二十七而八十一之体系，又是受《周易》由太极而至六十四卦的启发，以三为基数，衍发构成的。同时《太玄》又把阴阳、历法融合在这个体系中，是又比《周易》有所发展。

《周易》顺时，也讲尚中，孔子讲仁义道德和中庸，《太玄》对

此也有吸收综合。顺时包括修养自己的德行，这一点《太玄》与《周易》相同，而君子式的修养又是孔子的思想。则《太玄》是在融合《周易》与孔子。孔子的思想已通过《易传》的形式，与《周易》沟通，《太玄》于此继承了孔子的传统。这方面的内容，充分反映在《太玄》八十一首及《离》等十一篇中。《周易》尚中，孔子也讲中庸，《太玄》同样吸收而发挥之。《太玄》以一二三的二为中，给“中”的思想以具体的形式，并给出由初始经中而至终结的发展模式，使中的思想更加具体，可用于个人的具体行为。则81首及各首九赞，亦莫不是由一二三构成，故中的思想亦具体化到各个方面。中与三是不可分的，把二者统一起来，亦是《太玄》的发展之处。这方面的内容，可从每一首每一赞的语辞中看到。

《太玄》不但重视对思想成果的吸收和发展，而且重视吸取当时的科学成果，如对天文历法音乐律吕、五行学说、物候月令等等知识，均融会贯通于其体系之中。如《太玄》以729赞配太初历，一赞半日，二赞一日，正好相当于一年之日期，又以九赞配五行及其相应的事物。又从律吕黄钟之数衍发出《太玄》的有关数据，并在《太玄》配历之中融进月令物候的知识，反映阴阳万物的周期变化等。因此《太玄》在其关于天地人根本大道的认识前提下，可笼括当时所知的一切知识，由此凸显《太玄》对于万事万物的规律性认识作用和指导作用。这正是汉代思想中天人合一、整个宇宙是统一的观念的表现，虽未经充分科学检验，但具有一定合理性。

《太玄》最根本的观念为玄。玄是由《老子》的道和《周易》的太极观念衍伸过来的抽象观念。它是《太玄》对于世界根本规律的认识和表述。它是无形的，又是无所不在的，它对万类起着规定作用，万类的运动变化皆由它制约，亦皆由它衍生。玄为第一层次的概念，第二层次则为万类，包括虚无、神明、古今、阴阳、天地，第三层次才为天地间的具体形态的万事万物。

对于玄，只有圣人可以认知之。即圣人通过万物认识到万类，再进而抽象出玄的观念。《摛》等篇中，多次描述了圣人的认识活动及其特点。圣人可以由显见的事物认识到隐幽的事理，并最终归结出一个根源性的总道，或云玄，或云道。圣人的认识可超越时间空间，故能深思到根本大道的时空表现及因果关系，而最终概括出根本之道。圣人不关心目前的名利，只关心这种根本之道及其应用，以亲身对道的践履，指导人生，提高人生的质量。《太玄》所崇尚的玄默清静、顺时尚中、避祸全身，皆是根据玄道提出的人生方针。杨雄写作《太玄》就是为了获得圣人的认识和境界，是睇圣之作，故不可与众俗同享。

《太玄》认为蓍龟占筮，是圣人认识和测知玄道的工具，认为人的思想之“精”，是使人成为圣人的条件。圣人正是充分发挥了思想的精妙作用，深思远虑，探微索赜，认识到玄及万物变化规律，据以指导人生的。除了占筮，其余如数学、天文、历法、律吕、奇偶、方位、经纬、月令物候，亦皆圣人认识的成果。圣人在人类文化发展上的这种认知作用，不可忽视。杨雄崇尚古之圣人，又根据亲身经历，把古圣的思想精华吸收发展，构成新的体系，表述新的内容，才撰成《太玄》一书。这种事业，比之现世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具有更大的价值。古圣皆追求这种不朽的价值，杨雄亦然，故俗人不理解而嘲难之。

《太玄》思想丰富，为说玄理，不得已据象言理，如八十一首及《数》所系事类皆然，此古人一贯方法。自《周易》《老子》皆然。因为玄理无形，只能用此方法。而读者不可拘泥事象，要由象识理，得理则应忘象，才能得其精华，存乎一心，而有运用之妙。此亦读古人玄理之书的通例。

《太玄》内容颇多，此仅略谈一二。各项要义均详注中，欲知其意，当自绎原文，不可仅据吾几句介绍。且吾之所言，万不能尽述《太玄》精要，故详读原文，才是真正应下的功夫。

四

《太玄》一书体例独特，非常见文体，故有必要先为说明，以便阅读。

第一，欲读《太玄》，宜先读《首》《冲》《错》《漓》《莹》等篇。此等文字皆解说玄理之文，从各个角度说明玄的内涵、性质、作用及其与万类万物的关系，同时说明《太玄》一书的体例等，故须先读。

第二，须知《太玄》名义及卷篇情况。《太玄》之名，杨雄并未明释。根据对全书的理解，可以作如下解释。“太玄”之名乃由“太极”和“道”综合而成。太有至、最之义，太极即最为根极的东西，老子的“道”亦是这种最为根极的东西，本来无可名而强名之为道。老子称其“道”玄而又玄，故古人形容“道”皆以“玄”为言。杨雄的老师严遵著《道德指归论》，其中多以“玄”描述“道”。综合这些知识，雄以玄名道亦顺理成章。因天地人各有其道，为免混淆，故这根极之道名之为太玄，即“最根极的道”之义。与“太极”“道”同义异名，亦是为了区别，以防混淆。

《太玄》是雄之原名，本不称“经”，自其弟子侯芭之流尊崇之后，至东汉已称《太玄经》，此非杨雄原意。故班固为雄作传时说：“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然此罪乃俗儒之见，雄既不称“经”，又何罪之有？详考见《太玄大戴礼研究》第12—14页。

《太玄》卷篇，依《汉书·杨雄传》为《太玄》“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今校注则分称“太玄卷一”“太玄卷二”“太玄卷三”，各自为《太玄》的一方、二方、三方之27首。另有《首》《冲》《错》《测》《漓》《莹》《数》《文》《祝》《图》《告》十一篇，除其中《首》《测》依晋范望散入81首729赞后，余皆列之于太玄三卷之后；而《首》《测》尚各有几句序文，不能散入729赞，则仍冠以《首》《测》之名，列之太玄三卷之后。十一篇之名及其

序一依《汉书·杨雄传》，不从后人臆定者。

第三，《太玄》的结构为：方、州、部、家四重，按三进制构成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即八十一首）、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其中家为独立单位，一家（又称首）有九赞，各有一条赞辞，一条测辞。九赞从下而上，依次称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每三赞为一表，一家九赞为三表，故 729 赞共 243 表。一表表示一种状态，如初一至次三为思、为下、为始，次四至次六为福、中、中，次七至上九为祸、上、终。各家皆然。不同状态与赞辞之义有关系，如思为思考谋虑阶段，福为顺利成功阶段，祸为困难灾祸阶段。此即三分法之应用。各家皆然。测辞是对赞辞的解说，原单独为一篇，前人分散系于各条赞辞之下，以便读解，今仍之。八十一家（首）各有一条首辞，解说一首大义。首辞原亦单独成篇，重点为阴阳二气一年周期之变化及其对万物之影响，前人亦分系各首首名之下，以见其义，今仍之。81 首各有其名，如中、周、礪、闲等，以一字概括一首大义。部以上皆虚设，只是为了表示各首的顺序，如一方一州一部一家为第一首（中首），以下按三进制依次进位，如一二三家之后，一部进为二部，再经一二三家，进为三部。一二三部满则一州进为二州，以后三州满则进至二方、三方。于是从一方一州一部一家直到三方三州三部三家，共为第 1 到第 81 首（家）。方州部家，用———的符号表示，从下到上列为四层。如一方一州一部一家，符号为三，一方一州一部二家，符号为三，以下到三方三州三部三家，符号为三。这符号为《玄》首四重之画，用来表示一首的方州部家之数，知其数则知该首在 81 首序列中为第几首。此数乃便于推算 729 赞各赞昼夜之数，详见《数》篇。

为理解各赞之意，除参考其文字字义及测辞文义外，尚要参考《太玄》关于赞辞的各种规定。这些规定，散见于《摘》《数》等篇中，以下仅据最常应用的几种规定说明之。

① 赞有昼夜。729赞依太初历配日，二赞一日，729赞配 $364\frac{1}{2}$ 日，每赞半日，一昼一夜交替推进。如中首初一为昼，次二为夜，次三为昼，次四为夜。81首依序数之奇偶分为阴首阳首，奇数首为阳首，偶数首为阴首。阳首的一、三、五、七、九 5 赞为昼，二、四、六、八 4 赞为夜。阴首一、三、五、七、九 5 赞为夜，二、四、六、八 4 赞为昼。当昼之赞，其辞皆吉，当夜之赞，其辞皆凶。此判读赞辞大旨之要点。

② 每首九赞又分为始中终、下中上、思福祸及九人、九事等内容，此皆解读赞辞之参考。《莹》：“一一所以摹始而测深也，三三所以尽终而极崇也，二二所以参事而要中也。”九赞的初一、次四、次七为一一，为始，为下，次二、次五、次八为中，次三、次六、上九为终。始中终表示事物的发展过程，下中上表示事物的地位高下。

《数》：“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祸也。思、福、祸各有下、中、上，以昼夜别其休咎焉。”逢指占筮所求的赞。下、中、上，指九赞的一二三表，即一表（初一至次三）为下，为思；二表（次四至次六）为中，为福；三表（次七至上九）为上，为祸。思福祸又分下中上（即始中终），如初一为思之始，次二为思之中，次三为思之终，次四为福之始，次五为福之中，次六为福之终，次七为祸之始，次八为祸之中，上九为祸之终。在不同的位置，其赞辞的休咎吉凶，则以赞的昼夜为准，昼赞休，夜赞凶。

据《数》《图》所言，九赞分别代表不同事物，重要者如下所列：

初一	下人	规模	思心	思之微
次二	平人	方沮	反复	思之中
次三	进人	自如	成意	思之崇
次四	下禄	外他	条畅	福之资